



A LITTLE LIFE

上
Part One

渺小一生

A LITTLE LIFE

上
Part One

渺小一生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[美]柳原汉雅 著 尤传莉 译

目 录

上 册

第一部分 里斯本纳街 / 001

第二部分 后男人 / 099

第三部分 虚荣 / 261

第四部分 相等公理 / 347

下 册

第五部分 快乐年代 / 521

第六部分 亲爱的同志 / 773

第七部分 里斯本纳街 / 865

致谢 / 887

第一部分

里斯本纳街

1

十一号公寓里只有一个衣柜，不过倒是有一道玻璃拉门通向小阳台，威廉从阳台可以看到一名男子坐在对面抽烟，尽管是十月，那人却只穿了T恤和短裤。威廉抬手跟那人打招呼，对方却没反应。

在卧室里，裘德把衣柜的折叠式拉门打开又关上，这时威廉进来。“只有一个衣柜。”裘德说。

“没关系，”威廉说，“反正我没有东西可放。”

“我也没有。”两人相视微笑。公寓管理人跟在他们后头走进来。“我们决定租了。”裘德告诉她。

但是回到公寓管理人的办公室，她说他们不能租这间公寓。“为什么不行？”裘德问她。

“你们的收入不够交六个月的房租，而且你们的存款太少。”那管理人说，讲话忽然精简起来。她查了他们的信用状况和银行

账户，总算明白这两个男人哪里不对劲，他们才二十来岁，不是一对，但是打算在 25 街一个冷清（但还是很贵）的地段租下一间公寓。“你们能找谁签字当保证人吗？上司？父母亲？”

“我们的父母亲都过世了。”威廉立刻说。

那管理人叹了口气：“那我建议你们把期望降低。以你们的财务状况，任何管理良好的公寓，都不可能租给你们。”然后她站起来，带着一种斩钉截铁的意味，同时意有所指地看着房门。

但是后来他们把这事告诉杰比和马尔科姆时，却改编成了笑话版：公寓地板上到处黏着老鼠屎，对面阳台上的男子差点“春光”外泄，管理人很不高兴，因为她一直在跟威廉放电，他却没反应。

“总之，谁想住在 25 街和第二大道交叉口啊。”杰比说。此时他们在唐人街的越乡餐馆，这里是他们四个人每月两次聚会吃晚餐的老地方。越乡餐馆不是太好——河粉甜得莫名其妙，酸橙汁像肥皂水，而且每回吃过，他们至少会有一个人不舒服——不过他们还是照样跑去，出于习惯，也是不得已。越乡餐馆的浓汤或三明治都不会超过五元，主菜也只有八到十元，可是分量很大，即使剩下一半还是可以打包回家第二天吃，或是当夜宵。只不过马尔科姆向来不把他的主菜吃完，也从不打包，每回他吃饱了，就把自己那一盘放在餐桌中央，于是威廉和杰比就可以把它吃掉（他们总是很饿）。

“我们当然不想住在 25 街和第二大道交叉口，”威廉耐心地说，“可是杰比，我们其实也没别的办法。别忘了，我们根本没钱啊。”

“我不懂你们干吗不住在原来的地方。”马尔科姆说。这会儿他把蘑菇和豆腐挪到盘子边缘（他总是点同样的菜：有浓稠褐色

酱汁的蘑菇红烧豆腐)，威廉和杰比同时瞪着他的盘子看。

“唔，没办法啊。”威廉说，他过去三个月来已经跟马尔科姆解释过十几次，“你又忘了？梅里特的男朋友搬进来了，所以我得搬出去。”

“可是为什么要你搬出去？”

“因为当初签租约的是梅里特啊，马尔科姆！”杰比说。

“喔。”马尔科姆轻声说。他总是忘记这些他认为不重要的细节，而且其他人对他的健忘不耐烦时，他好像也从不在意。“对了，”他把那盘蘑菇推到桌子中央，“可是你，裘德……”

“我不能永远住在你那，马尔科姆。你爸妈早晚会杀了我。”

“我爸妈很喜欢你。”

“谢谢你的好意。可是如果我不赶快搬出去，他们就不会喜欢我了。”

马尔科姆是他们四个人里头唯一还住在家里的，而且一如杰比老爱说的，如果他家像马尔科姆家那样，他也会住家里。马尔科姆家的房子并不是多么豪华（其实很老旧，又维护得很差，威廉有回只是扶着栏杆上楼，手就被碎木片刺伤了），但很宽敞：真正的上东城独栋房。大马尔科姆三岁的姐姐弗洛拉最近搬出了地下室公寓，于是裘德就住进了这个让他暂时落脚的地方：总有一天，马尔科姆的父母会想收回这个空间。他母亲是文学经纪人，想在这里改装成自己的办公室，到时候裘德就得找新的住处（反正他觉得那段下楼的楼梯实在太吃力了）。

而他打算跟威廉同住，也是很自然的事，他们大学时代当了四年室友。第一年，他们四个人合住宿舍里的一间套房，包括一

个煤渣砖砌的起居室，放着他们的书桌椅和一张杰比的阿姨们租了 U-Haul 搬家卡车运来的沙发，以及另一间小很多的寝室，里头放着两张双层床。这寝室太小了，小到睡下铺的马尔科姆和裘德伸手就能够到，甚至握住对方的手。马尔科姆的上铺睡的是杰比，裘德的上铺则是威廉。

“这是黑人对抗白人。”杰比会说。

“裘德不是白人。”威廉会回答。

“我也不是黑人。”马尔科姆会补上一句，主要是为了逗杰比，而不是因为他真这么想。

“好吧。”杰比这会儿说，用叉尖把那盘蘑菇拉近，“其实你们俩都可以来跟我住，但我想你们他妈的一定不肯。”杰比住在小意大利那一带一个巨大又肮脏的 LOFT，里头充满了怪异的走道，通向废弃的、歪来扭去的死巷和没完工的房间，隔间的石膏板装到一半就被弃置不管。这层楼是他们大学时代另一个朋友埃兹拉的。埃兹拉是艺术家，很差的那种，不过他也不必很好，因为就像杰比总提醒他们的，埃兹拉这辈子都不必工作。而且不光是他，他小孩的小孩的小孩也永远不必工作：他们可以一代接一代做那些很烂、卖不掉、毫无价值的艺术作品，但照样有财力，一时兴起就去买他们想要的顶级油彩，或是在曼哈顿闹市区买下大而无用的 LOFT，胡乱改装到一半就放着烂掉。而且等到他们厌烦了艺术家生活（杰比相信，埃兹拉总有一天会这样），只要打电话给他们的信托基金管理人，就可以拿到一大笔现金；那个金额是他们四个人（好吧，或许马尔科姆除外）这辈子连做梦都不会梦到的。不过同时，认识埃兹拉好处不少，不光因为他让杰

比和其他几个老同学住在他的公寓（任何时候去那里，总有四五个人窝在 LOFT 的各个角落），也是因为他是脾气很好、基本上很大方的人，而且他喜欢开狂欢派对，免费供应大量食物、迷幻药物和酒。

“慢着，”杰比说，放下筷子，“我刚刚才想到——我们杂志社里有个人在帮她阿姨找房客。好像就在唐人街这附近。”

“房租是多少？”威廉问。

“大概很低——她根本不晓得该开价多少，而且她想找认识的人当房客。”

“你可以帮我们说点好话吗？”

“不止——我来介绍你们认识。你们明天可以来我办公室吗？”

裘德叹了口气。“我明天走不开。”他看着威廉。

“没关系，我可以去。几点？”

“午餐时间吧。1 点？”

“就这么说定了。”

威廉还是饿，不过他让杰比吃了剩下的蘑菇。然后他们又等了一会儿——有时马尔科姆会点餐馆常年的招牌甜点菠萝蜜冰淇淋，吃两口就不吃了，让他和杰比解决剩下的。但这回他没点冰淇淋，于是他们跟服务生要了账单，好拆账付钱。

* * *

次日，威廉去杰比的办公室和他会合。杰比在苏荷区一家杂志社当前台，杂志主要报道这一带的艺术圈动态，规模虽小却颇具影响力。对杰比来说，这是一份策略性的工作：有天晚上他跟威廉解释，他计划跟杂志社的某位编辑交上朋友，然后说服他报道自己。他估计这个任务要花六个月，这表示他还需要三个月。

杰比上班时，总是摆出一副略带怀疑的表情，既不相信自己竟然在工作，也不相信居然还没有人看出他的特殊天赋。他不是个称职的前台，电话铃声响个不停，但他很少接。要是任何人想找他（这栋大楼里面的手机信号不太稳），就得遵循一套特殊的暗号：拨通电话后等铃响两声，挂掉，再重打一次。但即使如此，他有时候还是不会接——因为他的双手在办公桌下头，正忙着梳理、编织从脚边一个黑色塑料袋里拿出来的一团团头发。

以杰比自己的说法，他正在经历他的“头发时期”。最近他决定暂停画画，专心用黑色头发做雕塑。他们每个人都曾花一个周末的时间，辛辛苦苦地跟着杰比去皇后区、布鲁克林、布朗克斯，以及曼哈顿的理发店和美发店。他们在外头等，杰比则进店里，问店主能不能把要丢掉的头发给他，然后他们提着一大袋越来越重的头发，跟在他后头走。他早期的作品包括《令牌》，那是一个去掉绒毛的网球，剖开来填入沙子，外头涂上黏胶，然后在一块头发地毯上滚了一圈又一圈，于是黏在上面的那些短短的头发放像水里的海藻般晃动。还有一个“日常”系列，是用头发包裹各种家用小工具——一个订书机、一把奶油刀、一个茶杯。

现在他正在进行一项大计划，他不肯跟他们讨论，只零星透露过一点——他计划将许多髻曲的黑发梳理并编织起来，最后做出一条漫长无尽的绳子。上个星期五，他保证要请吃披萨加啤酒，哄骗他们去帮他编辫子，但辛苦编了几小时之后，他们意识到显然不会有披萨和啤酒，就离开了，有点不高兴，倒也不是太意外。

他们全都对这个头发计划感到厌烦，只有裘德觉得这些东西很不错，有一天会成为重要作品。为了答谢，杰比给了裘德一个黏满头发的梳子，可是后来他又把这个礼物收回了，因为埃兹拉老爸的一个朋友似乎有兴趣买（结果他没买，杰比也没把梳子还给裘德）。头发计划在其他方面也遇到了困难。有天晚上，他们三个人又去了杰比在小意大利的住处，帮他整理头发，当时，马尔科姆说那些头发好臭。这话没错：他完全没有说作品烂的意思，纯粹是指那种没洗的头发所散发的金属性刺鼻气味。但杰比因此乱发脾气，骂马尔科姆是自我厌弃的黑鬼、汤姆叔叔、自己种族的叛徒，向来很少生气的马尔科姆听到这些指控也发火了，把自己的葡萄酒倒进旁边一袋头发里，站起来气冲冲地走了。裘德赶紧尽力追出去，威廉则留下来安抚杰比。尽管这两个人次日就好了，但是到头来，威廉和裘德对马尔科姆更不满一些（这不公平，他们知道），因为第二个周末，他们又去了皇后区，一家接着一家拜访理发店，好补偿那袋被马尔科姆毁掉的头发。

“黑色星球的生活怎么样了？”这会儿威廉问杰比。

“黑色的。”杰比说，把他正在梳理的黑色辫子塞回袋子里，“走吧，我跟安妮卡说我们1点半会到。”他桌上的电话响了。

“你不想接吗？”

“他们会再打来的。”

他们边在市区走，杰比边抱怨。到目前为止，他施展魅力的主要对象，是一个名叫迪安的资深编辑，他们背后喊他“迪——安”。之前，他们三个人曾去参加一个初级编辑在父母家办的派对。那是位于达科他大楼的一间公寓，每个房间都挂着艺术品。杰比跟他的同事在厨房里聊天时，马尔科姆和威廉就一起在公寓里逛（裘德那天晚上在哪里？大概是在加班吧），欣赏客房里一系列爱德华·伯汀斯基（Edward Burtynsky）的作品；休息室书桌后方五横排、每排四帧，由贝歇尔（Becher）夫妇所拍摄的水塔照片；书房矮书柜上方一幅巨大的安德烈亚斯·古尔斯基（Andreas Gursky）作品；以及主卧墙上戴安娜·阿尔比丝（Diane Arbus）的摄影作品，密密麻麻，几乎盖满了墙面，只剩上下各几厘米的空白。他们正在欣赏其中一张照片，里面是两个容貌甜美的唐氏征少女，身穿过于孩子气的紧身泳装，正对着镜头摆姿势。此时迪安向他们走来，他个子很高，却有一张鼓得像囊鼠的痘疤小脸，让他看起来显得野蛮而不可信任。

他们自我介绍，解释他们是以杰比朋友的身份来参加派对的。迪安则说自己是杂志的资深编辑之一，负责所有的艺术报道。

“啊。”威廉说，刻意不看马尔科姆，怕他会有什么反应。杰比跟他们说过他已经把目标对准艺术编辑了，想必就是眼前这位。

“你们见过这样的作品吗？”迪安问他们，一手挥向那些阿尔比丝的作品。

“从来没有。”威廉说，“我好爱戴安娜·阿尔比丝。”

迪安整个人僵住了，小小的五官似乎在那张小脸中央挤成一

团：“是迪——安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迪——安。她的名字应该念‘迪——安’。”

他们一走出房间就开始大笑，“迪——安”！后来他们告诉杰比这件事，杰比说：“老天！真是做作的小混蛋。”

“不过他可是你的做作小混蛋。”裘德说。从此以后，他们提到迪安，都故意念成“迪——安”。

然而，不幸的是，尽管杰比努力不懈地想跟迪——安搞好关系，但他登上杂志的机会并不比三个月前大。杰比甚至让迪——安在健身房的蒸汽室里帮他做，结果还是没用。每一天，杰比都会找个借口溜进编辑室，看看公布栏上贴的那些白色笔记纸，上头写着往后三个月的报道构想。他每天都在报道新人艺术家的那一区寻找自己的名字，但次次都失望了。他只看到一堆没有才华、被过度宣传的名字，都是搞关系，或是有背景的人。

“要是哪天在上头看到埃兹拉的名字，我就毙了自己。”杰比总是这么说，其他人就会说：不会的，杰比，或别担心，杰比，有一天你的名字会在上头的，又或你根本不需要他们，杰比。别的杂志会报道你的。而杰比听了，会分别回答：“你确定吗？”“我他妈的很怀疑”，还有“我他妈的投资了这么多时间，我人生他妈的整整三个月。我最好能登上那个他妈的公布栏，不然这整件事真他妈的浪费时间，就跟其他事情一样”。所谓的其他事情，每回指的可能都不一样，研究生院、搬回纽约、头发系列，或者泛指他的生活，要依他当天的心情有多么虚无而定。

来到利斯本纳街时，他还在抱怨。威廉搬到纽约不算太久（只

住了一年)，所以完全没听说过这条街，其实这里几乎只能算是一条巷子，两个街区长，往北一个街区就是坚尼路。不过杰比从小在布鲁克林长大，也没听说过这条街。

他们找到那栋楼，按了 5C 的电铃。一个年轻女子接了，对讲机使她的声音发出沙沙的杂音，显得很空洞，她按了开门钮。里头的大厅很窄，挑高天花板漆成了一种黏糊糊的、大便似的褐色，害他们觉得自己像是在一口井底。

那年轻女子站在 5C 门口等他们。“嘿，杰比。”她说，然后看着威廉，脸红了。

“安妮卡，这位是我的朋友威廉。”杰比说，“威廉，安妮卡在美编组工作。她很酷。”

安妮卡低头的同时伸出手，“很高兴认识你。”她对着地板说。杰比踢了一下威廉的脚，朝他咧嘴一笑。威廉没理他。

“我也很高兴认识你。”他说。

“好吧，就是这间公寓了。原来是我阿姨的，她在这里住了五十年，最近刚搬进养老院。”安妮卡讲话很快，而且她显然认为最佳策略就是把威廉当成日食，不要看他就好。她讲得越来越快，讲她阿姨老念叨这一带变了，还有她自己搬到市区之前也从没听过利斯本纳街，又说她很抱歉屋子里还没粉刷，不过她阿姨真的才刚搬出去，他们唯一的打扫机会就是上周末。她哪里都看，就是不看威廉——看天花板（锤印锡板），看地板（裂了，不过是拼花木地板），看墙壁（上头长年挂着的相框留下一个个幽灵似的印子）——直到最后威廉不得不柔声打断她，问她能不能看一下公寓的其他部分。

“啊，尽量看。”安妮卡说，“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”但接着，她就跟在他们后头，讲话还是很快，跟杰比说起一个叫贾斯珀的，总是什么都要用 Archer 字体，杰比不觉得正文用这种字体，看起来有点太圆太诡异吗？现在威廉背对着她，她就敢盯着他看了。她讲得越久，那些闲扯就越显得愚蠢。

杰比观察着安妮卡打量威廉。他从来没见过她这样，紧张又充满少女态（通常她在办公室里沉默又易怒，其实还有点令人担心，因为她办公桌上方的墙面放了一个她自制的心形雕塑，完全是用笔刀雕出来的），可是杰比看过太多女人碰到威廉就这样。他们全都见过。他们的朋友莱诺以前老说威廉上辈子一定是渔夫，天生就是会吸引猫咪¹。然而大多数时候（但不是每次都这样），威廉似乎对女人的关注浑然不觉。杰比有回问马尔科姆为什么威廉会这样，马尔科姆说他认为是因为威廉没注意到。杰比听了只是哼了一声，他心里真正的想法是：马尔科姆是他认识的人里头最迟钝的，如果连马尔科姆都注意到女人碰到威廉的反应，威廉自己不可能没注意到。不过稍后，裘德提出另一个不同的解释：他说威廉可能是刻意不回应那些女人，这样在场的其他男人就不会觉得受到威胁。这个说法比较合理，人人都喜欢威廉，他也绝对不会想害别人不舒服，所以有可能（至少在潜意识里）他只是装傻而已。可是啊——那真是个奇观，让他们三个百看不厌，而且事后老拿来取笑威廉，不过他通常只是笑一笑，什么也不说。

“这里的电梯运转都正常吧？”威廉忽然转身问。

1 pussy，俚语中亦指女性阴部。——译者注，下同。

“什么？”安妮卡回答，吓了一跳，“是的，蛮可靠的。”她薄薄的嘴唇扯出一个小小的微笑，杰比胃里一紧，他知道安妮卡的那个笑是想放电，替她觉得难为情。啊，安妮卡，他心想。“你们是打算搬什么东西进来啊？”

“我们的朋友。”杰比抢在威廉前头回答，“他爬楼梯有困难，所以需要电梯。”

“喔。”她说，又脸红了。然后回头瞪着地板看，“对不起。没错，电梯能用。”

这间公寓没什么好的。进门的门厅很小，比门垫大不了多少，门厅往右通向厨房（一个闷热、油腻的小方间），往左通向餐厅，或许可以放下一张小牌桌。餐厅和客厅只隔着一道矮墙，里头有四个窗子，装了铁窗，朝南开向一条散落着垃圾的街道。沿着一条短廊往前走，右边是浴室，里头有乳白灯罩的壁灯和旧搪瓷浴缸，浴室对面则是卧房，里头有一扇窗，整个房间深而窄，左右靠墙平行放着两张双人床的木制床架，其中一个上头已经放了日式床垫，巨大而丑陋，重得像一匹死马。

“这张日式床垫没用过。”安妮卡说。她讲了一个漫长的故事，说她本来要搬进来，甚至先买了那张床垫，结果却没机会用，因为她后来又搬去她朋友克莱门那里了，不是男朋友，只是朋友。老天，她真是白痴，讲这干吗。总之，如果威廉决定租下这间公寓，床垫就免费送他。

威廉谢了她。“你觉得怎么样，杰比？”他问。

他觉得怎么样？他觉得这是个破烂狗窝。当然，他自己也住在一个破烂狗窝，但那是出于自己的选择，因为那里不要钱，他